

伦敦2012年奥运会场馆建设综述

London 2012 Olympic Development

■ 廖含文 撰 Liao Hanwen

【摘要】 英国伦敦为举办201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两年多来其奥运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规划和设计正在按计划逐步展开，并将步入实质建设阶段。本文从不同层面介绍了伦敦奥运会建设的概况和最新进展，并对北京和伦敦两座城市的奥运会规划以及它们对城市长远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比较。

【关键词】 伦敦2012年奥运会 奥运规划 奥运建筑 奥运城市

【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for the Beijing Olympics reaching to its end, the battle for London is about to begin. From various angl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ngoing Olympic development in London, and provides a brief comparison of Beijing and London in terms of Olympic planning and design.

【Key words】 2012 London Olympics, Olympic planning, Olympic architectures, Olympic city

引言

提到奥运会，很多人脑海中会出现“体育竞技”、“国家荣誉”、“媒体盛事”等词汇。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奥运会也意味着场馆建设、城市更新和对举办地区人居环境的改变。自诞生之时起，奥运会就与城市和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每一届奥运会都在举办城市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印记；而每一座举办城市，都赋予了奥运会新的文脉和内涵。

“奥运建筑”是奥林匹克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承载着奥运之父顾拜旦（Coubertin）“创建当代奥林匹亚”（Modern Olympia）的理想，也成为奥运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英国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指出：“奥运建筑的价值并非仅为比赛提供一个场所，而是通过设计的手段来挑战极限，阐释奥林匹克运动的精髓^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奥运会不仅为全球的体育健儿提供了博弈的舞台，而且由于它的建设规模和影响，也为当代建筑师和规划师提供了实践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创作机遇。因此，探讨奥运建筑的设计和规划问题以及它们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学习和了解当代建筑设计思潮和城市发展理论。

作为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伦敦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伦敦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也即将步入实质性阶段。目前，有关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及招标投标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当中。本文将简要介绍伦敦奥运建筑的规划和设计情况，并对北京和伦敦两座城市的奥运建设进行比较。由于所涉及的方案大多还未定论，本文的论述主要基于已经公开的资讯。

伦敦和奥运会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会之一。它位于不列颠岛东南部的泰晤士河冲积平原上，西经0°，北纬51°附近，比北京高11个纬度，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气候终年温暖湿润。伦敦城区横跨泰晤士河两岸，由伦敦市和周围32个自治市

镇（borough，相当于北京的区）所组成。伦敦城市中心大团面积逾1500km²，人口760多万，虽然面积比北京市区面积大很多（五环路以内1085km²），而人口却少于北京市区人口（近1000万），城区人口密度为7300人/km²，只相当于北京市区的一半。相对而言，伦敦的城市结构比较松散，20%以上的城区面积为公园和绿地，很多街区由低密度的联排房屋（town house）构成，容积率较低。

伦敦有1900多年的历史，作为英国的首都达800年。虽然伦敦作为人类定居点的时间要比北京晚很多，但作为首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历史积淀与北京不分伯仲。所不同的是，伦敦在近代的发展非常突出，较早地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又在20世纪末期成功转型，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2005年伦敦的国民生产总值达4600多亿美元，是北京的5倍。伦敦还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城区平均路网密度为9km/km²（北京为4.6km/km²），市内拥有14座火车站和8个机场，希斯罗机场为全球最大的航空港之一。伦敦拥有世界上最古老但仍然相当发达的地铁系统，地铁和轻轨总长度408km（北京目前为114km），年可输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

英国在近现代奥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但是很多当代体育项目的发源地，而且它在近代体育教育和体育普及方面的经验为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伦敦是1908年和194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1908年的奥运会举办权原本授予罗马，但后者由于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于1906年宣布退出承办。尽管伦敦面临危受命，准备仓促，仍然兴建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意义的体育场，也是历史上第一座专为奥运会设计的场馆——白城体育场（White City Stadium）。这座可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几乎集全部比赛功能于一身：在田径跑道外侧增设了一圈倾斜的自行车赛道，在田径场内设置了露天游泳池和跳台（图1）。比赛时人们发现这种功能过于集中的设计容易在不同比赛项目之间形成干扰，于是在1908年之后，自行车和水上项目的比赛

作者单位：格林尼治大学建筑与工程学院伦敦城市复兴研究所（英国）

收稿日期：2007-10-08

便逐步从田径场分离出来，形成了后来奥运会以体育场、游泳馆和自行车赛场为主的所谓“奥运三大件”的场馆格局。

1948年，经过战火洗礼的伦敦再次迎来奥运圣火。由于经济紧张，该届奥运会没有兴建新的场馆，而是改造了一批现有场馆，包括1923年建成的温布利体育场（Wembley Stadium）、1934年建成的帝国游泳馆和1937年建成的伯爵体育馆（Earl's Court）等。这些建筑大多在后来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少数（如伯爵体育馆）被保存下来并将在2012年的奥运会中使用。尽管1948年的奥运会建设乏善可陈，但它开创了在奥运规划中改造利用现有体育设施的先河。

2012年奥运会总体布局

国际奥委会规定的2012年夏季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包括26个大项，299个小项（少于北京奥运会的28个大项，300个小项，棒球和垒球项目未入选）。伦敦为这些比赛准备了28个场馆（地）、1个奥运村和1个新闻中心。其中新建永久性场馆5座，临时性场馆6座，改造利用现有场馆17座。根据最新估算，建设总投资将超过110亿美元。

这28个场馆，除用于足球预选赛的5座体育场位于全英各地，帆板比赛位于英格兰南海岸的卫茅斯港（Weymouth Harbour）、山地自行车比赛位于埃塞克斯郡的维德国家公园（Weald Country Park）皮划艇比赛位于伦敦以西35km的伊顿·多尼湖（Eton Dorney）和伦敦以北30km的博克博恩障碍赛艇场

（Broxbourne Canoe Slalom）外，其余的19个场馆都在伦敦城市中心大团内。

伦敦的奥运场馆大都分布于3个区（图2）位于市中心附近的中心区（Central Zone）、位于东伦敦格林尼治附近的河畔区（River Zone）以及位于东伦敦偏北斯特拉夫德（Stratford）的奥林匹克公园区（Olympic Park Zone）。除中心区外，另两个区距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的距离基本小于10km。奥林匹克公园是整个规划的重心所在，那里将集中建设9座奥运设施，包括用于开、闭幕式和田径项目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倍受瞩目的奥运水上中心和奥运自行车馆以及奥运村和奥运新闻中心等建筑。在2012年前后，所有伦敦的场馆都将被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网络覆盖。在奥林匹克公园腹地，将建造斯特拉夫德国际交通枢纽，从那里搭乘每3分钟开出的、时速可达225km的“奥运标枪”号磁悬浮列车，只需7分钟便可抵达伦敦中心的国王十字车站，乘坐“欧洲之星”洲际列车只需1小时40分钟便可到达巴黎和布鲁塞尔。

奥林匹克公园的选址与伦敦长期的城市更新计划息息相关。由于历史原因，伦敦西区开发较早，是全市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以及贵族富贾云集之所，而伦敦东区则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业区和码头区，街道狭窄，环境相对破败，居民大多为下层平民和体力劳动者。近几十年来，受西方经济转型的影响，英国制造业逐渐衰落，东伦敦很多地区的工矿设施被废弃，经济发展停滞，人口锐减，社会问题丛生。为了缩小东、西城区之间的

差异，促进城市发展重心自西向东转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伦敦市政府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伦敦东区的改造和复兴计划，并在投资和政策上予以扶持。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对老码头地区（London Docklands，图2中“河畔区”偏西）的大规模改造，在该地兴建的堪与纽约华尔街媲美的“伦敦金融城”，成为今日伦敦最具活力的一个城市亮点。

然而东伦敦的改造步伐并未停止。2004年公布的《伦敦市总体规划》将28个地段确定为2016年前城市整治的重点，其中大部分都位于伦敦东区，最大的一块，也是长期被认为亟待改造的部分，是位于斯特拉夫德的下李河谷（Lower Lea Valley）。李河谷为一条南北长约40km、东西宽约1.5km的狭长谷地，像一把尖锥从伦敦以北的赫特福德郡直插入伦敦腹地。它本是艾伯克隆比（Abercrombie）主持的战后大伦敦规划所设置的一块城市楔形绿地，后部分地段为工业设施和贫民窟所侵占。近年来由于疏于管理和环境污染，李河谷下游部分逐渐成为城市荒地和工业废弃地。庞大的奥运建设计划为彻底整治这一地区创造了契机，下李河谷也自然成为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建设的首选场地。

伦敦奥林匹克公园

伦敦奥林匹克公园规划占地246hm²，其中场馆建设用地约119hm²，可供观众聚集的公共空间达127hm²，是欧洲最大的在建园林项目。其概念设计由EDAW集团协同FOA、HOK等公司主持，预计将在2011年建成开放（图3~图5）。

1 1908年的伦敦白城奥林匹克体育场（1985年城市改造中被拆除）
（图片来源：国际奥委会奥运研究中心）



2 2012年奥运会伦敦地区场馆总体布局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场地现状卫星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 伦敦奥林匹克公园规划方案
（图片来源：EDAW）



EDAW 的初始方案秉承了英国传统的自然风景式园林（通称英国学派）的造园思想，后者强调因地制宜，贴近自然，努力在景观的营造中寻找“当地的灵魂”——环境的内在逻辑性^④。与传统不同，EDAW 的设计队伍除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外，还包括环境生态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了该方案对园林景观和建筑风格的塑造。

伦敦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有几大特点，一是充分利用地形地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场地的自然元素和环境特征。与北京和悉尼的“城市广场”式奥运中心不同，伦敦奥林匹克公园试图营造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自由氛围。整个场地没有一条明晰的轴线和成序列展开的设计单元，而是利用李河及其支流水系的自然走势来组织空间。主要场馆和建筑散落于山水之中，与小品、树林和水体相互交织，看似随意布置，却又有机相连，整个场景浑然一体、宛若天成。

特点之二是强调公园整体风格的统一与和谐，降低建筑单体对环境的影响。除奥林匹克体育场外，园区内基本没有过于张扬的建筑，很多场馆甚至被巧妙地“隐藏”起来，成为景观的一部分。EDAW 推荐建筑师采用波浪形的屋顶以呼应地势的起伏，或以透明的材质来降低建筑的体量，或屋顶覆盖植被以弱化建筑和环境之间的界限。“要让建筑从属于风景，而不是相反”，这一思路在哈迪德（Hadid）设计的奥运水上中心得到了很好的体现^⑤。

特点之三是追求视线的渗透和空间的流动。这里蜿蜒伸展的水体和起伏有致的步道是园区的一条主线，不但将各个场馆和区域有机串联，还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流畅通透、空灵隽秀。

特点之四是注重对公共空间的塑造，尽力营造一种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EDAW 认为奥林匹克公园的公共空间不只用于观众疏散和赛间休憩，它们和比赛场馆一样，也是观众参与奥运活动的重要场所。园区内将设置一系列巨型屏幕和影音系统，把最新赛况实时传递给场外观众。人们可以一边流连于斜阳草树之间，一边欢呼比赛的胜利，这份浪漫情怀也许正是遗失已久的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的魅力所在。

然而随着奥运场馆设计的深入进行，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方案也被不断地调整。不久前伦敦奥组委公布了整个场地的改进方案效果图，虽然整体布局未变，但考虑到造价和工程难度等因素，EDAW 的波浪形和覆土屋顶构思基本被抛弃。整个公园显得有些拥挤和杂乱，各个场馆之间在风格上也有失谐调。当然，效果图中的建筑单体形象仍然带有示



5 计算机模拟的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初始方案鸟瞰图（图片来源：EDAW）



6 计算机模拟的伦敦奥林匹克公园改进方案图，远处可见泰晤士河、大穹顶（白色大圆顶）和伦敦金融城（图片来源：OAA）

意性质，大多数场馆的设计还会有很多变化，预计要到 2008 年末才能够定案（图 6）。

伦敦奥运建筑

“奥运建筑”不是一个真正的建筑流派，也并非指代一种特定的建筑类型。从广义上说，凡是为奥运会建造的，或对奥运赛事的运营和管理有重要用途的建筑都可归为奥运建筑的范畴。狭义上的奥运建筑是指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必备设施，包括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和奥运新闻中心等。

尽管奥运建筑在功能和形式上各不相同，它们仍然有很多共性。譬如受奥运会筹备时间所限，设计和建设周期都相对短暂；很多场馆需要处理大尺度空间；需要考虑奥运会短期使用和赛后长期使用之间的矛盾；需要表达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历史传承等。此外基于奥运会的规模和国际影响，奥林匹克建筑在设计上往往体现了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最新的工程技术发展和审美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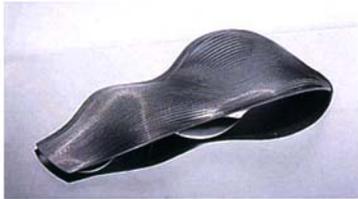
一部奥运建筑史几乎浓缩了现代建筑前进的步伐，特别表现在对大尺度空间建构（enclosure）方面的技术和美学探索。1960 年罗马奥运会标志着预

应力混凝土技术的成熟；1964 年东京和 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象征着悬索结构的广泛应用；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是富勒（Fuller）的张拉膜结构的舞台；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首次出现可闭合式屋顶，使建筑内外空间的鸿沟通于无形……20 世纪末期后现代主义对独立于空间之外的建筑表皮（surface）的热情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奥林匹克建筑的构思，并在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和“水立方”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虽然伦敦新建的奥林匹克场馆数量有限，但仍然能从很多方面映射出当代建筑的一些发展潮流。在奥运水上中心的初始设计中，解构主义大师哈迪德以她惯用的曲线处理手法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波浪形物体。设计的灵感来自运动中的水波，也是对建筑功能内涵的精妙阐释。哈迪德的设计摒弃了细碎的装饰而追求形体的纯净。这里，传统建筑赖以维系的比例和空间秩序被平滑的表皮所削弱，建筑立面和屋顶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化。这种近于无定形的、流体般的、无法用模数单元来描述的空间表达是当代建筑学的一个探索思路。当信息时代的技术发展使复杂的三维曲面造型成为可能，建筑学的构成形



7 奥运水上中心初始设计造型 (图片来源: 哈迪德建筑事务所)



8 奥运水上中心初始设计造型 (图片来源: 哈迪德建筑事务所)



9 奥运自行车馆中标方案 (图片来源: 霍普金斯建筑事务所)



10 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方案 (图片来源: ODA)



11 罗德板球场未来派风格的贵宾看台 (图片来源: 作者提供)



12 斯特拉夫德新城规划 (图片来源: 罗杰斯建筑事务所)

式也必然由传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向拓扑几何学领域扩展(图7、图8)。

遗憾的是由于施工难度和预算的限制,哈迪德不得不于2006年底对原始设计进行修改。新方案减小了建筑的体量,只保留了波浪形体的头部。虽然这一改进可以为伦敦节省近1亿美元的建设投资,而且使建筑易于和场地及周边的高架桥相协调,但它破坏了原先流体造型的创意和韵味,可谓形似而神非。也许,这个例子反映了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对理想和现实的两难选择。

霍普金斯(Hopkins)事务所的奥运自行车馆中标方案和水上中心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利用自由曲面来定义空间并表达一种运动的视觉体验。自行车馆的屋顶有如自行车赛道一般向两侧翘曲,甚至在色彩和质感上也如出一辙。透明的建筑基座使屋顶看上去似乎漂浮在空中,也使内部的自行车赛道显露出来,和屋顶建立一种形式上的关联。当然,在增加了下层观众座椅的奥运会模式下,这一构思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另外霍普金斯的设计也被批评过于张扬,背离了EDAW规划的奥林匹克公园的整体风格(图9)。

与悉尼和北京的10万人奥林匹克体育场相比,HOK和麦克阿派公司(McAlpine)设计的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规模偏小,只能容纳8万名观众,并且在奥运会后还将减至2.5万个席位的规模。这意味着大部分看台将采用临时性结构。为了缩小建筑尺度,跑道地坪将从自然地面下挖6m,形成一个碗状的半地下空间。根据早先的设计,环绕体育场有一圈高达20m、花瓣状的金属构架表皮,将看台整个包裹起来,既充当建筑立面,又向上翻卷形成局部挑篷。这个设计令体育场看起来好像一朵即将盛开的大荷兰(图10)。

在这个设计中,我们看到独立于结构之外的、装饰意义大于实际功能的外皮再次成为建筑的重点。虽然和北京“鸟巢”那复杂、精致的金属壳相比,这层外皮显得未免有些简陋,但是它们殊途同归,都给建筑带来了戏剧般的效果,而且成为“被掩饰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秩序对话的场所”。不过根据最新报道,为了节省造价,这层金属构架将被聚苯乙烯塑料外皮所取代。其上将由本地艺术家绘满具有波普风格的壁画,题材从赛场英雄到奥运趣事不一而足。如此一来,这座运动场将会和本届奥运会的标志一样,成为展示伦敦街头涂鸦艺术的舞台。

伦敦奥运会的新建筑还包括奥运篮球馆、奥运手球馆、新闻媒体中心和运动员村等,都将在不久的将来揭开面纱。此外,在格林尼治公园和皇家禁卫军骑兵场等地还将兴建一批临时性场馆,其中大

都为可拆卸的露天金属看台外加轻型材质雨篷,如奥运曲棍球场;有些则是组合帐篷结构,如格林尼治体育馆(Greenwich Arena)。这些场馆都将在赛后拆除,恢复原有地貌。

作为体育大国的首都,伦敦在中奥之前已经拥有一批符合国际比赛规格的场馆,比较知名的包括新温布利体育场(2003年始建)、罗德板球场(2003年改建)(图11)以及ExCel会展中心(2000年建成)等。这些现有场馆也将在本届奥运会上发挥重要作用。

刚刚于2007年3月完工的新温布利体育场可以容纳9万名观众,将被用作奥运会足球比赛的主场馆。其特色是一个斜插在屋顶上的巨大拱门,高135m,横跨315m,是世界最大的单拱形结构,也是西伦敦地区重要的视觉文化符号。罗杰斯(Rogers)设计的大穹顶是东伦敦的重要地标,造型纯粹而简洁,宛如嵌入河岸的一颗珍珠,它将被改造为奥运体操馆。温布尔顿网球中心是奥运会网球项目的主场地,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央球场上正在加建一个可开合的屋顶。这个屋顶悬于球场17m的上空,由水压驱动,可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沿轨道折叠伸展,10分钟便可覆盖整个球场空间。

北京2008 VS 伦敦201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将北京和伦敦两座城市的奥运建设进行比较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便于取长补短,为以后类似的规划任务积累经验。本文将重点比较两座城市在奥运建设任务、规模、形式、与城市长期发展的关系以及对城市未来影响上的异同及由此而来的经验和教训。

北京奥运会的承办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多重考量,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环节。其任务有四:一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设成就,塑造国家形象;二是展现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继续融入世界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三是进一步提高民族凝聚力,实现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复兴;四是改善北京的软、硬件环境,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比较而言,英国已经拥有相对优越的国际发展环境,伦敦也已经是和纽约、巴黎、东京比肩的四大“世界级”城市之一。伦敦人更加关注的是奥运会所带来的中、短期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利用奥运契机加强城市在经济和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的问题。

两座城市对于奥运会的不同期待影响了民众对奥运会的热情和对奥运建设的投入。统计显示,北京奥运会自始至终获得超过90%的民众支持,而伦敦奥运会的民众支持率尚不足70%。北京的申奥口

号是“新北京、新奥运”，揭示了决策者利用奥运建设全面改造北京的决心；而伦敦的申奥口号是“运动员友好相处”，目光所及，只限于运动会本身而已。北京对奥运建设的投资迄今已达到2 800亿人民币(350亿美元)，是伦敦奥运建设总预算的3倍。可以预见，北京奥运会对城市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而伦敦奥运会的影响将以东伦敦地区为主。

在形式上，北京和伦敦的奥运规划都采取了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北京为奥运会准备了32个场馆，其中新建场馆19座，改造、利用现有场馆13座，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北部和西部，分为4个区域。主中心是位于城市北端的奥林匹克公园，3个副中心分别是“西部社区中心”、“大学区运动中心”和“北部区旅游区中心”。从区位上比较，北京的体育场馆主要分布在北四环、西四环及五环沿线等城市边缘地带。而伦敦的场馆布局则更加靠近城市中心和密集居住区，交通便利，益于带动城市内环的发展，也利于赛后的场馆再利用。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选址，最初曾经有北郊方案(目前的选择)、东南四环方案(东南四环和京津唐快速路交叉处)和亦庄方案(北京经济开发区发展用地)之争。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北京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东南部，指向环渤海经济带一线，这在1991年和2004年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都有明确的显示。很明显北京的奥运规划并没有遵循这一宗旨。北京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央区域功能过于集中，城市结构呈现“摊大饼”的发展态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调整城市结构，发展外围集团和远郊卫星城，吸引城区人口外迁。而现有的场馆基本都位于城市中心大团边缘，有继续摊大饼的态势。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城市南、北发展不平衡，城南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长安街以南的体育设施较少。现有的北京奥运规划将进一步拉大南北差距，不利于城市的均衡发展。另外，垡头工业区是北京环境治理的重点所在，而奥林匹克公园的选址却未能呼应这一需求^①。

由此可见，北京的奥运规划和城市的长期发展战略并不统一。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北京的奥运场馆布局也有它的道理。首先是北京北郊地区自1990年亚运会开始经营，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完备，城市环境幽雅，社区发展成熟，容易给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留下良好印象，有利于申办成功。其次是它以古典的手法礼赞了被梁思成先生称作“体现了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的城市中轴线，以东方神秘主义的手法使这条凝结了数百代人建设心血的都市脉络完美收官^②。即将建成的奥运场馆区占地405hm²，与北部洼里760hm²的森林公园和南部50hm²的中

华民族园共同组成1 215hm²的奥林匹克公园，是伦敦奥林匹克公园面积的5倍，气势雄浑。赛后这一区域将成为北京规模最大的集展览、办公、健身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高尚社区，加上地铁5号线和13号线的修建，北京城市中心将进一步北移。

在经历了2000年申奥失败之后，北京在规划2008年奥运会时以申办成功为首虑因素当然无可厚非。然而近年来奥运规划所带来的后果已经逐步显现：城北房价持续走高，北三环、北四环交通拥堵加剧，而城南渐成拆迁户和危改户的安置地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城市南北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加速背离，长期困扰西方城市的社区隔阂问题(community segregation)已露端倪。而亦庄等东南外围集团由于长期难以吸引投资，经济发展无以为继，几成“睡城”。北京在奥运前后将兴建总长87.1km的快速轨道交通，其规划也是“重北轻南”。倘若在保留奥林匹克公园主场地的同时，将几个场馆副中心布置在城市南部或东南一侧，或在规划地铁线路的时候向城南倾斜，或许对城市的均衡发展有所助益。不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奥运会后5至10年的经济余热当为北京城南的起飞提供机遇。奥运后规划也是奥运建设的范畴，需要仔细研究方能更好把握。

相对来说，伦敦的奥运规划和城市的长期发展战略一脉相承，奥林匹克公园只是东伦敦开发的一小部分，在其紧邻地区还将兴建规模宏大的斯特拉夫德新城。由罗杰斯事务所规划，占地73hm²的新城，集住宅、办公、商业和娱乐设施开发于一身，计划在建成后至少提供3万个就业机会，内迁数万人口，成为伦敦东部又一新兴的城市中心(图12)。

伦敦奥运规划也是东南英格兰泰晤士河流域区域发展战略(Southeast England Thames Gateway Regeneration)的一部分，涉及包括伦敦东部在内的15个不同行政区域，逾700km²土地和数百万居民。这一欧洲最大的区域复兴计划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启动，无论奥运会申办成功与否都将持续下去。随着欧元区经济的继续整合，英国决策者认为以伦敦为龙头，面向欧洲大陆的英国东南地区将成为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奥运规划遵循这一思路，并向目标的实现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当然伦敦的奥运建设也有自身的缺陷。伦敦奥组委是一个公私合营机构，尽管受到政府资助，对使用公共资金仍有制肘。投资不足使奥运建设的规模和力度都大打折扣；过于注重短期效益，使规划和设计流于保守；设计进程缓慢，使当初对环境改造的承诺难以按时兑现。另外，奥运建设对东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地区的带动效果不明显。该地区是伦

敦地铁网络的一个缺口。由于泰晤士河在此逐渐变宽，与北岸也缺少桥梁或隧道联系，因而发展相对迟缓。奥运规划未能兼顾这一地区的发展需求可以说是一大遗憾。

结语

对任何城市而言，奥运会规划和建设都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既要凸显申办时的优势和吸引力，又要考虑对城市的长远影响；既要满足奥运比赛的组织和运作，又要符合当地的发展目标；既要设计上创新，又不能好高骛远，须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工。其矛盾性和复杂性在北京和伦敦两座城市的建设实践中都有深刻体现。

伦敦奥运建设的进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一，迄今的表现可圈可点。在规划上坚持遵循城市的长远发展方向，积极利用奥运建设去解决城市问题；在设计上秉持灵活务实的态度，不惜反复修改场馆方案以达到满意的效果；在运作上采取国家投资与市场营销相结合的模式，鼓励开发商投资奥运工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程序上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在项目审核、土地征集和公众参与等环节都做到一丝不苟。这些都为今后奥运会和其他大型活动的主办城市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的规划和运作模式会导致不同的奥运建设局面，也会给举办城市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纵观历史，奥运建设令东京和巴塞罗那脱胎换骨，却未能在洛杉矶和亚特兰大激起涟漪，甚至有些城市，如蒙特利尔和雅典，更因此背负沉重债务。伦敦的奥运建设带给城市的综合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可以预见，它至少对东伦敦地区和泰晤士河流域的未来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引自BBC于2006年3月31日播出的访谈节目《Olympic Architecture: After the Circus Leaves the Town》。

②参见：Mayor of London. *The London Plan: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at London*. Great London Authority, 2004

③参见：郭昊羽. 中英自然风格园林艺术比较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1(3)

④参见：陈志毅. 表皮，在解构中觉醒. 建筑师, 2004(8): 15-19

⑤参见：赵琳. 北京2008年奥运会场馆及设施总体规划. 北京规划建设, 2001(2): 50-53

⑥引自中央电视台2003年2月11日播出的《百家讲坛》之李建平《魅力北京城，韵律中轴线》。